

幸福的算法

XINGFU DE JISUANFA —— 都市文化心态

陈 益 著

学林出版社

幸福的计算法



——都市文化心态

陈 益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算法:都市文化心态/陈益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86-0323-8

I. ①幸...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9893 号

幸福的算法——都市文化心态



作 者——陈 益

责任编辑——解永健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8.25

字 数——18万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323-8/I·59

定 价——2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神色

鲲鹏的居所	3
鲁迅的那撇胡子	8
费孝通留学英伦时的佚诗	12
陈逸飞首日封画了哪座桥	16
钱君匋先生二三事	21
至言	26
摇到外婆桥	30
与隐地先生言欢	35
募款的义工	
——白先勇印象	39
他们来自加勒比海岸	42
人梯	45
从沅水到锦溪	52

话语

城市的变脸	59
城市是拆出来的	64
写在城市的脸上	70
收藏城市	75
怎样生活在天堂里	81
幸福的计算法	87
精神的盐	93
囚禁者	98
写在手机的荧屏上	103
哪个回收站有你生命的零件	105
语词的抵达	113

目光

寻找鱼米乡	121
能持否	126
感觉不到痛的痛	131
青春同此凉热 ——1968 年祭	135
故土上的邻桌	139
上上海	142

纹饰的力量	149
像打麻将一样读书	155
我们与什么错肩而过	160

脚步

广场,形与神的叩访	169
海风吹拂诺曼底	179
不息的莫斯科河	185
拉雪兹墓地的栗子	199
在别处的伊甸园	204
诡奇浪漫金三角	207
在札幌的冰点下	212
馆林纪闻	218
石头与女人的传奇	
——济州岛印象	225
身土不二	
——一个韩国老人的“思索之苑”	230
世博园走笔	238
永远的孤城	248
敦煌 20 点钟的阳光	250
触摸深圳的根	252

神 色

SHEN

SE

鲲鹏的居所

这些年曾参与修复几处明清建筑，对古宅的规程也算有所了解，但走进有“江南第一豪宅”之称的钦使第，依然吃了一惊。这座位于无锡旧城区，临近孔庙、学宫的宅院，前窄后宽，装饰也很普通，难以与“薛半城”的称号相衬。可假使从空中俯瞰，“凸”字形的建筑群却气势宏阔，犹如一只硕大的鲲鹏振翅飞翔，形象地演绎着庄子的名句：“鹏之奋翼、水击三千里”，“翼运则将徙于南溟”。

一个世纪前，薛福成亲自设计了蓝图，并让长子翼运（字南溟）负责建造这座官邸。全部的含义，或许如恩师曾国藩手书的抱柱对联所说：“句里江山随指顾，堂前水木湛清华。”对联的复制品，至今仍悬挂在官邸的“西轺堂”内。轺，是古代使官所乘坐的马车，这位出使西欧四国的清代外交官用“西轺”作堂名，十分恰切。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当钦使第落成时，刚刚任满回国的薛福成，乘船途经香港时染上疾病，抵达上海没多久，便病逝在酷暑的一个深夜里。精心构筑的钦使第，迎来的竟是主人的灵柩！

但无论如何，这是鲲鹏的居所。

你看，门厅、轿厅、正厅、后堂楼、后花园、西式弹子房、戏台、佛

堂……所有气势不凡的建筑,依照中轴线和两翼,安排得错落有致。官邸不尽是传统手法,而是显现西风东渐的特征。谁都知道,从明洪武年间至清代,朝廷对住宅的规制是很严格的,二品以上的官员不得超过五间,进深不得超过九架。钦使第的规模却远远超过了标准。原来,在轿厅、正厅这两进最引人注目的厅堂内,悄然采取对剖双排的独特做法,将九间大厅变成了相对分开的三个厅堂。这,其实也体现了薛福成多面的性格。他既要达到目的,又不想因为超过规制带来政治上的麻烦,那么必须采取巧妙灵活的方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外交才能和敢于打破常规束缚的精神。正厅务本堂内翁同龢的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恐怕不全是溢美之词吧?

眼下也是酷暑,挥汗走进钦使第的人很少。恰好让我屏息静气地观察这里的一切陈设,并为之思索。逝者如水,岁月不再,承载过历史的外壳是按照今人的想象修复的。某些簇新的匾额、门窗、隔栅,以及功利性过强的文字图版,显露着修葺中的败笔。但,一个多世纪前的建筑,抖落厚厚的风霜,终究让人感受到薛家父子的精魂依附于此的痕迹。无论是用眼光触摸,还是用脚步丈量,百年钦使第留给后人的,早已不是物化的建构……

有新闻媒体披露,钦使第修缮时,从花厅后廊残存的墙体中发现了16块细砖飞金的字牌,字体粗壮、雄浑、秀丽。经文博专家排列,构成了一副“采办中外呢绒绸缎顾绣运输欧美洋货”的金字招牌。原来,花园客厅是薛家当年从事国际商贸的所在。金字招牌显示了薛福成之子薛南溟经营范围。

是的,钦使第让我深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官邸,恰恰是作为工商会所的功能。薛福成钦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孕育出工商救国的理念,

长子南溟和孙子寿萱则秉承他的意志,抱着崇高的理想,不辞艰辛地创办实业,从家乡无锡起步,迅速走向上海、苏杭,乃至欧美诸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兴盛与衰落的过程。阖目想想吧,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商贾云集、名流往来的地方,是何等的热闹!如今,钦使第中仍有薛氏企业的产品陈列,有用于薛家永泰丝厂的中国最早的新式立缫机,有美国纽约办事处场景复原,有薛南溟参加国际丝绸博览会的图片……尽管摆放在宅院的一翼,未免侧偏,却是百年老屋鲜活的灵魂。

这里孕育了闻名天下的“丝蚕大王”,萌生了被誉为“纤维王皇后桂冠上的明珠”的世界名牌,催发了广通五洋的国际贸易和物流业,中国最初的商品经济在这座宅院里顽强滋长,引起各国洋商的瞩目,这不是十分耐人寻味吗?

薛福成似乎很早就对“经以致用”感兴趣。清同治四年(1865 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放弃了八股取仕这一晋升之阶的他,闻讯以后,写下了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前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不由击节赞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所吸引,迅即延聘薛福成入幕。在曾国藩幕府的八年中,薛福成学养大进。他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所器重。

后来,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薛福成写了反映自己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李鸿章把这部书印发给下属,要求他们都认真读一读。薛福成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在署直隶宣化府时,他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这正是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的缘起。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他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工业发展情况,并详细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将四年间的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随着视野的开阔,思想也不断改变。他认为西方的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他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概括为“养民新法”二十一条,不仅涉及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流通的各个方面,也涉及促进和保证近代化工矿、交通、商贸、农垦各业发展的货币金融、报馆信息、科学研究、关口税收等各项相关事业的兴革。

清光绪十六年春闰二月,身为使臣的薛福成在法国巴黎游览了蜡人馆,随即又与翻译一起参观油画院,欣赏那幅普法交战图。他在文章中說:“……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这段文字不难翻译:我听说法国人好胜,为什么自己画自己的战败的惨状,使人如此丧气?翻译回答,这是用来昭示明显的警戒,激发法国人的义愤,图谋报复啊。这样,它的含义就很深长了。

薛福成怎能不联想到为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呢?

倡导变法、厉行维新、主张洋务、实业报国……这样的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明析,也越来越强烈。

显然是因与前人迥然而异的视角,薛福成对因人口激增而导致生产资料的匮乏、百姓生活艰难而忧虑,但他不仅为中国忧,而且为整个世界忧。“余于是知宇宙间开辟日久,人民日多,攻取日繁,千万年后必有销竭之时……彼时物产精华,中外并耗,又将如何?此余所以不能不

为地球抱杞人之忧也”。

他的“补偏救弊之术”，其中最重要的是导民生财。导民生财的途径有二。其一，“余观西洋用机器各厂，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机器工业，扩大贫民就业机会。其二，“夫开一矿，仰食者不下数万人或数千人。果能养数万人，是不啻得十万亩良田也，能养数千人，是不啻得一万亩良田也”。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采矿业。他还主张修建铁路，因为这不但需要“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铁路沿线还可以增设旅店等，“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数计”，实在是“天地之美利，国家之大利也”。

这些坚硬的道理，用今天的目光看，似乎平淡、平实而又平易，谁也不会怀疑其正确。然而在当时，却需要超凡的眼光和过人的胆量。历来冲决世事沉闷的振聋发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是在政治风浪里搏击多年，具备超越常人意志的曾国藩，也含泪写下“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这样的诗句……

炎阳似火的夏日，四周一派静谧。尘世间的一切喧嚣都阻隔在风火墙外。我穿过边廊，走向后宅的惠然堂。就在这一瞬间，恍然感受到，在钦使从未住过的钦使第，有一脉精魂始终盘旋于黛瓦粉墙、楼阁亭榭之间。

那，是鲲鹏的精魂啊。

鲁迅的那撇胡子

对于我们那一代人，鲁迅是神圣而不可替代的。记得在穷困而偏僻的水乡插队时，我身边只带着一本《鲁迅诗歌选》，雨天不能出工，就躲在平瓦小屋里默颂“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冬天寒风彻骨，湖面膏封，洗脸的毛巾如冰片一般，床上仅有薄薄的棉被，心里却始终有火焰在燃烧。

《鲁迅诗歌选》是从学校图书馆偷的。1968年春夏之交，有很多天，我和一个伙伴撬开钉子，从窗户爬进图书馆，像饿鬼趴在面包堆上似的，在光线暗淡的库房里贪婪地看书，常常忘了夜幕早已降临，也根本听不见母亲充满焦灼的呼唤声。我喜欢鲁迅描绘的书声朗朗的三味书屋、隐藏无数小生灵的百草园和氤氲着蚕豆花清香的社戏舞台，喜欢他笔下的闰土、阿Q、祥林嫂、寿镜吾以及那个从长衫袖子里排出八文大钱，唠叨“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说实话，我也很崇拜他那撇浓黑的胡子。那时候雪花一般飞舞的传单上，有一幅木刻的鲁迅肖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撇胡子。我用蜡纸罩住，一笔笔描画，然后放在钢板上细细刻成，再双色套印——肖像是黑色的，他的手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是红色的，一口气印刷几百份，蜡纸仍然不破裂。

这很令人自豪。

也许正是因为太喜欢那撇胡子，我才去偷了《鲁迅诗歌选》。这本书的封面上，恰好有鲁迅的木刻肖像。把书藏在旧棉袄里时，我不无调侃地说：“窃书不算偷。”这是鲁迅笔下的那个孔乙己说的话。

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去乡下插队，连值得一读的闲书也非常稀罕。这样的生活已不堪回首。当时有人拿出一本美国翻译小说《短暂一生中的漫长一天》，扉页上也盖着学校图书馆蓝色的藏书章。大家轮流看，几乎翻烂了。这本厚厚的书终于被拆开，变成手纸。但每一页都是认真读过后，才改变用途的。

惟独《鲁迅诗歌选》保存至今。在我的几千册藏书中，它的装帧很普通，纸页也泛黄了，如果不是为了勾起某些记忆，我也很少翻阅。但它始终在书橱中正襟危坐。有时，我凝视着鲁迅的木刻肖像，心想，先生这一撇浓黑的胡须，被人比喻为隶书的“一”字，形神兼备地体现了他刚强的斗士性格和文化人的威严，不可取代，不可亵渎。他的身材不魁梧，是仅有一米六十一的矮个子，然而这浓黑的一撇胡子与睿智的额角、棱角分明的颧骨、深邃锐利的眼睛所构筑的男子汉气概，却让很多道貌岸然的人显出卑下来。

鲁迅曾在他的杂文集《坟》中，收录过一篇《说胡须》，解释这一撇胡子的由来。鲁迅留过几种式样的胡须，其中两端上翘的式样是留得最长的。在从日本回国的途中，有人竟从胡子误认为他是日本人。他在很多方面确实受到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影响，包括说话的神情、口气乃至上唇的两撇胡子，被人说是夏目漱石式的。鲁迅想为自己辩白，却无济于事。他在记录1924年夏天去西安演讲，参观孔庙时的情景时说：“……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

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胡子的式样竟然也要上升到爱国主义。鲁迅联系到自己胡须的遭遇,有感而发,追溯翘胡须的根源,写下了这篇《说胡须》。并且在胡子长了之后,决然修剪了上翘的两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还是我的胡子‘这样’之后,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

鲁迅后来一直留着这样的胡子,既不是两端上翘的,也不是两撇尖角下垂的,而是浓黑如隶书的“一”字型。胡子于是成为他形象的标志。这是他留给后世不可或缺的东西。

鲁迅先生在世时必然没有想到,自己的留着一撇浓黑胡须的肖像,会被后人赋予政治意味,继而成为一种神圣的思想载体。当然还有他大量的如投枪匕首一般的杂文。鲁迅本来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反对被神化,把命运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但在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被某些人神化了。接着又被物化、商标化,连茴香豆和臭豆腐都姓了鲁。鲁迅的孙子发现,故乡绍兴的商人为了推销产品,竟痴心妄想,将鲁迅肖像手里的香烟,换成了一长串油炸臭豆腐,并且标上“一臭万年”的广告词。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为鲁迅作形象广告。金钱的魔力逼迫着人们将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凭周氏后裔的力量已难以阻拦,只能诉诸法律。他的无奈,激起一个时代的喟叹。

巴金说,鲁迅只是一个瘦小的思想老人。是的,鲁迅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弃医从文,以生命的傲骨呐喊,向社会的痼疾开刀,“我以我血荐轩辕”,目的正是要改造国民性弱点,让当时的人们痛彻地认识到,中国的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人不如

人……但，绝不是金钱不如人。

一个伟大的灵魂入睡了，他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振聋发聩，可是别人不当真。哪怕是很多以读鲁迅自诩的人，也仅仅是拉大旗作虎皮，与先生深邃的灵魂十分隔膜。先生又该如何扬起浓黑的“一”字胡子说“由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

有时我傻想，假如他不弃医从文，世界上或许就有名医周树人而没有思想家鲁迅了，没有那些总是抨击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弱点的文字，他大概不会留那撇“一”字胡子，也不至于在知天命之年，就患病匆匆离开人世。然而，我们的文坛、我们的生活将十分寂寞，无从“于无声处听惊雷”了。所以，鲁迅的那一撇胡子显然不只是具有生物学上的价值。